



# 《失落的黑貓》

## 第十章至後記

原著／退役上將 華錫鈞 譯文／沈宗李先生

### 提 要

中華民國空軍第35中隊與美方合作，執行U-2高空偵查任務，在當時列為極機密，飛行員陳懷生為U-2偵察機設計一黑貓圖案，黑貓造型代表U-2機身，金色貓眼則象徵銳利的高空攝影機，並特地訂作了標有黑貓圖案的夾克，因此35中隊又被稱為「黑貓中隊」。

民國52年(西元1963年)該中隊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先後赴中國大陸執行任務，不幸被大陸導彈擊落後被俘，從此歷經囚禁及勞改的漫長歲月，經過了20餘年終於重新踏上台灣國土，人事卻已不復往昔。

此書原為英文版本，作者為退役上將華錫鈞將軍，後經沈宗李老師翻譯為中文，其內容詳實記載了當年葉員及張員於大陸被俘後的種種經歷，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失落的黑貓一書，由空軍司令部出版，該書的發行引起極大的迴響，本刊經由退役上將華錫鈞先生的首肯，分期轉載，本期轉載完結。

### 第十章 蟄居香港

走進了香港關卡，查驗證照的人員對張和葉二人查得特別仔細，是否因為他們衣著和其他人不一樣，再加上簽證停留的期限有6個月之久，比較特殊些，於是就請他們的英籍督察來親自檢驗，其他的職員就把他們攜帶的行李澈底檢查，認為一切都合法就放行了，他們走出門口看到一個年輕人走到他們面前，自我介紹他姓白，是專門接他們來的，於是一起走到火車站搭車去市區。

他們被安頓在九龍彌登道靠近尖沙咀碼頭的一家「國際之家」的旅社，辦好住房手續以後，白陪他們去房間並告訴他們說中國

旅行社會支付所有在香港這段時間的開銷，包括房租以及生活費用；隨即給予第一個月的生活費，每人港幣2千4百元，也留下了他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他說：「如果你們有任何需要，請隨時打電話給我好啦！」

「我想你一定知道我們為什麼來香港的，請你把臺灣的連絡處在那裡告訴我們吧！」張對白提出這要求。「我知道他們是有一個辦事處在香港，可是我還不清楚究竟在那裡，讓我去打聽了再告訴你們。」白說完就離開了。

這是一間雙人房，擺了二張床，室內裝潢和傢俱都很陳舊，住宿的客人幾乎都是大陸客；其實中國旅行社根本是官方的一個機

構，這點張和葉都很明瞭的，由此可見，在這間旅館裡一定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出沒，凡事都要小心謹慎才是。

次晨，白來電告知那連絡處的地址，是在香港那邊，並要準備二張照片，作申請入境之用。於是他們趕快換上西服，走到尖沙咀天星碼頭搭渡輪過海，再按地址找到了連絡處，問清楚各項手續後，就填寫申請表格，貼上照片交給一位女性承辦人員，她看著他們的打扮好一陣子，再核對表格上的照片，開口說道：「一個星期後再來領入境證吧！」

看起來回臺灣應該不會有問題的，就等下星期來領入境證就行了。在回去的路上，他們順便買了幾件當地人穿的衣服，以免讓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從大陸出來的。

一個星期很快就過去了，他們去領入境證，可是那位承辦的女士見到他們後說：「請兩位稍等一下」，她走到櫃台後面的辦公室裡請了一位男士出來，這位先生很有禮貌的說：「張先生、葉先生，我很抱歉要告訴你們二位的入境申請被拒絕了。」

「為什麼？」他們兩人同時問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只是奉命行事，實在非常抱歉！」

這情況使他們覺得失望之極，不過並不絕望，因為他們看報知道蔣經國已就任中華民國的總統，當年他們飛U-2執行大陸偵照任務時，蔣是這個中美合作計畫的中方最高督導者，他曾多次到黑貓中隊看飛行員們，並經常在圓山大飯店設宴款待隊上的中、美工作人員，因此，他對U-2的所有情況都非常瞭

解，知道飛行員甘冒生命危險去執行任務，犧牲重大；如果能有辦法使蔣知道他們的處境，也許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們下了渡輪一路走回旅館的途中，看到在「國賓大飯店」大門口有一組中華航空公司的組員正在等車送去機場，張看到穿著制服，在袖口上有四條金色槓子的正駕駛很面熟，走近再仔細一看，認出他是空軍幼年學校同期的同學，遂忍不住的走近並問道：「你不是李金鉞嗎？」

這位正駕駛瞪著眼，一副驚訝的神態，他說：「這簡直不可能的，你難道真是張立義嗎？我們都知道你在大陸被擊落，空軍也宣布你已經作戰陣亡，在空軍公墓還設了衣冠塚，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香港呢？」

「沒錯，我就是你的老同學，說來話長，你有沒有時間？」

「我馬上要去機場飛下一航段，不過你不用急，我很快又會來的，香港是我們航班最多的地方，可是我怎樣才能找到你呢？」

張就把「國際之家」的房間號碼及電話告訴他，李又說：「還有劉宅崇後天也會飛到香港來，你還記得他吧！他現在是遠東航空公司的正機師，飛包機來港，我把你的電話告訴他，讓他先來找你好嗎？」說完就率同組員登車去機場。

當時，中華和遠東這二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幾乎都是空軍轉業的，彼此都很熟悉，尤其劉也是張的同期同學，而且都在戰鬥部隊服務，在張飛那最後一次任務前，就聽說劉已被遴選要去美國受U-2飛行訓練，不過這是在張被擊落以後的事了，所以他們並沒有

在隊上一起工作過。

傍晚時分，房間裡的電話鈴響起，張拿起話筒就聽到對方說：

「我想請張立義講話。」

「我就是，請問你是那位？」

「我是劉宅崇，剛到香港，現在住在國賓大飯店，我想過來看你，不知道方不方便？」

「我想還是到你們旅館見面比較好，走路大約5分鐘就到了。」

「好，那我就在旅館大廳等你。」

張和葉在國賓大飯店的大廳和劉見面，彼此都先後飛過U-2，做過相同的任務，自然就有許多話要聊；劉請他們去吃飯，一面吃一面將他們是如何被擊落的經過情形以及在大陸所經歷的苦難與目前的困境，全盤向劉傾吐；劉也簡單的把他加入U-2計畫的情形說給他們聽；他是在德州「土桑」空軍基地受訓的，回到桃園才聽到張被擊落的消息，1965年7月開始執行偵照任務，很幸運的完成了十次任務，1970年出任黑貓中隊隊長，1972年轉業到遠東航空公司，目前是B-737機隊的總機師，並說黑貓中隊已於1974年底解散了。

此時，張已迫不及待的問劉說：「你認識我太太張家淇的，快告訴我這些年來她過得怎樣？」

「我知道的不多，只聽說她在中華航空公司做事，應該還不錯的；你們都還記得GIMO吧，他現在也是華航的正駕駛，比較更清楚這些事，我回去就會把你們的狀況告訴他，希望他儘快來看你們。」

GIMO是黑貓中隊第二任隊長楊世駒，第一批去美國受U-2訓練時，他兼任領隊有很多事要與洋人打交道，他們就為他取了GIMO這個洋名字，此後就成了慣例，所有U-2飛行員都會取個英文名字以便於洋人記憶；由於楊隊長是直接向高層負責的人，所以就有很多和蔣經國接觸的機會，真是最能夠幫得上忙的人。

他們一起研究用什麼方法才能讓蔣經國知道這二位被人遺忘了的U-2飛行員目前的情況呢？決議該由他們二人聯名寫一封信給空軍總司令郭汝霖上將，請郭上將找機會面呈蔣經國總統；就在劉的協助下完成了這封信，由劉帶回臺灣轉呈上去；他們又談些往事直至午夜才回去，臨別時劉對他們說：

「華航和遠航都和國賓大飯店訂有長期合約，所有過境的組員都住在此，你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熟人，有什麼事，隨便找一位都會樂意幫助你們的，或者託他們把你們的需要轉告我們，千萬不要客氣。」

這番話令他們覺得十分溫暖，終於遇到了可以依靠的老朋友，使他們信心倍增。

一星期後，GIMO來到香港，張和葉立刻就去與他會面，歷經九死一生後又能重逢，彼此內心都百感交集，GIMO告訴他們，那封信已經直接送到郭總司令辦公室，他曾要求和郭總司令面報有關問題，可是卻未能實現。

GIMO說：「JACK、ROBIN不要太擔心，所有空軍同學都願意幫助你們的，我想除了總司令之外，還是有其他管道可以接觸到政府高層，我會盡全力去做，希望能有好

消息，不過這會要一些時間，請你們務必多忍耐。」

楊也把家淇的現況告訴張，並說她一聽到張已被釋放到香港後，就趕著辦護照和香港的簽證，他又補充說：「她可能在這一、二個星期內就會到香港來的，我想你們應該有心理準備，從你失蹤到現在已18年了，這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一定會有許多改變，我想還是等她來了再當面把她這麼多年的所有情形告訴你吧！你一定也急著想知道兒女的狀況。我先簡要的說給你聽：你的大女兒靜怡去年已經從臺灣大學畢業，正在申請留美深造，大兒子慶怡唸大學四年級，二兒子路加尚在唸高中。」

在交待了張家的情況後，GIMO 又對葉說：「ROBIN，你父母還住在臺北，你哥哥已從空軍退休，移民美國了，我和他是老同學，你是知道的；至於你的太太，聽說早就去美國，之後就沒有連絡，不清楚她的狀況如何？很抱歉！」

「GIMO，你還不知道她改嫁的事？」

「我也聽過這個消息，可是我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時間一天天過去，張是愈來愈緊張，他內心渴望著能早日看到家淇，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接待這位曾和他共同生活卻受命運作弄、生死不明而拆散了18年之久的愛妻；他照著鏡子，只看到一頭華髮，容貌蒼老的自己，感到不勝唏噓！不過他卻希望歲月未曾替家淇添上太多的痕跡，同時又為自己這副模樣憂心，不知道家淇見到他是否依然像以前一樣的熱情？造化弄人，經過苦難折磨的

人難免會有患得患失的心態。

殷切盼望的人來了，他飛快的趕到國賓大飯店，在大廳裡看到家淇和一位華航的女同事已在等他，經過簡短的寒暄，那位女士先告退，好讓這對闊別已久的夫妻暢敘衷曲。

到咖啡館找了一個安靜的角落坐定，家淇先開口說：「立義，真高興看到你，在我強烈的第六感裡，就覺得你一定沒有死，現在終於見到了，太好啦！我們的兒女都已長大，我們也都老了。」

「GIMO把你們的情況大致講給我聽了，真是太高興能再見到妳，其實妳並沒有什麼改變，還是那麼漂亮，這麼多年你把孩子們帶大，一定非常辛苦，真抱歉我沒能盡到做父親的責任。」

「你在大陸是不是又結婚了呢？」

「沒有，妳怎麼會想到這個問題。」

「這麼多年，你竟然沒有再結婚？」

張立義不知道該如何解釋，因為在他的直覺裡，覺得很多事永遠不可能像他所企盼著的；經過短暫的沉默，家淇說：「如果你在大陸結了婚，那我現在良心就比較安些。」

家淇就把從1965年5月1日接到他打回家的最後一通電話以後的情況講起——那是星期二的中午，她騎腳踏車從學校回家吃午飯，看到有好幾位空軍軍官站在她們家門口，立刻就想到一定是出了大事，因為她記得上星期五立義打電話告訴她不能回家，這表示他有任務；想到出任務，她趕快奔進家門，看到空軍總司令徐煥昇將軍正在安慰著她哭泣

著的父母，就立刻明白究竟是什麼大事了。

徐總司令對家淇說：「很抱歉要告訴你，昨天晚上，張少校飛到大陸出任務中途失去了連絡，目前還沒有確切的消息，不過無論發生了什麼事，空軍一定會好好的照顧妳的，妳有任何需要，也可以隨時找我。」

2個月之後，空軍宣布張立義少校作戰陣亡的消息，並且在碧潭空軍公墓替他設了衣冠塚，1965年3月29日家淇參加了這場空軍的公祭大典。

在這種情況下，家淇感到心情沮喪，沒有興趣去做任何事，就向學校告假，整天在家抱著兒子想念和丈夫共同生活的歡樂時光，不禁黯然神傷，熱淚盈眶；她父母認為應該設法改變一下現況才行；在徐總司令安排下，家淇進了華航，在財務處作會計工作，隨後全家搬到臺北的空軍官舍居住，生活逐漸安定下來，並在同仁和鄰居的安慰中，她也恢復了生氣，在父母的幫助下，使她這位單親的職業婦女得以安心的撫養三個兒女。

9年過去了，她已接近不惑之年，孩子們都在求學，但年邁的父母卻需要她來照顧了，讓她感到很吃力；恰好朋友介紹她認識了一位陸軍上校何忠俊，何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彼此相處甚歡，交往了幾個月；有一天，何向家淇求婚，可是當時家淇並未接受，因為她堅信張還活著，經過何再三的懇求並說：「如果有一天張先生真的活著回來，那我保證會退讓來成全你們，決不會反悔。」以各種情況看來，張立義活著回來的機會太渺茫了，而且何也是一位忠厚的

正人君子，再加上家中老父母實在需要有人幫忙照顧，既然有他的承諾，就不再堅持下去。

家淇接著說：「在我要來香港看你的時候，我曾問何是否仍然願意遵照他當年的諾言去做，他說一定會的。」

立義看到家淇除了比以前胖了些以及眼角添了些皺紋外，仍舊和以前一樣的充滿活力，一樣的漂亮，雖然目前是別人的太太，只要他能回到臺灣，就又可以恢復從前那種愉快的家庭生活了。

立義將他在大陸的遭遇向她傾訴，再談些孩子們的事，家淇把帶來的照片給他看；這是家淇第一次到香港來，他本來想好好的陪她去觀光一下，順便買些東西帶回去給孩子們，但是家淇的情緒仍然很低落，第二天搭早班飛機就回臺北了。

張和葉到港已1個月，白把下個月的錢送來給他們，就問起申請臺灣入境證之事進行得如何？他們告訴他正式的申請已被拒絕，不過正在設法由其它途徑去辦理。

白就說道：「那你們要不要我幫忙，我有個朋友是新華社記者，假如你們願意的話，我請他在報上發布一些消息，對國民黨政府施壓。」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目前還不需要，以後再說吧！」因為他們意識到這個建議不能隨便答允，很可能會被中共拿來作宣傳的，就算沒有接受白的建議，第二天仍有一位新聞記者來造訪。

「張先生、葉先生，我姓趙，老白把你們的情形告訴我，希望能替你們幫點忙，你

們是不是也認為筆桿比槍桿更有力。」

「趙先生，非常感激你的一番盛意，可是我們認為現在去發布這件事好像還不是時機。」

「那當然，你們一定更清楚整個狀況，不過像你們這樣不尋常的經歷，的確是非常好的題材，像葉先生從接受向農民及工人學習以及自我教育後，成為大學副教授，若能用這些資料來寫一本書，必定非常吸引人的，我想明年2月在葉先生回學校教書的時候，是出版這本書的最佳時機，寫這本書，需要收集資料，向當事人採訪，再整理撰寫，時間很長，不知我們能不能從下星期就開始著手進行？」

是誰說會在明年2月將回武漢去繼續教書的呢？這使得葉感到驚訝，同時心裡也不斷盤算著這段話的真正意義；他到香港後僅接到了曉紅二封家信，除了私事以外，她提到學校很希望他過了中國新年能回去繼續執教；第二封信卻提到學校已通知她，葉已留職停薪，因此，她又要去求一份工作來補貼家用。現在聽到趙說他將回去教書，很顯然，他的信必然經過大陸安全部門檢查過，而且他們在香港的一舉一動也在中共的嚴密監視之下，看來最好不要輕易得罪這位趙先生。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在你要發表之前，可不可以先讓我看看。」

「沒有問題。」

「那很好，不過你要來採訪之前先打個電話給我，好嗎？」

有一天，葉突然收到貝蒂的姊姊小董的

來信，說她將回臺灣探望父母，先到香港再轉機去臺北，可以有數小時的停留，很希望能夠和葉在機場見面，這真是個好消息，因為她姊姊是他們婚姻的介紹人，能見到她就可以知道一些貝蒂的狀況。

班機按時到達，葉舉著一塊寫著「小董」二個大字的紙板在旅客出境口等待，不久小董在不遠處先向他打招呼，畢竟有20多年未見面，彼此都有不少改變，可是卻掩不住老友重逢的喜悅。

他們在機場的餐廳坐下，小董先把一個信封交給葉，說是貝蒂要她轉交的，她也把貝蒂已改嫁的事告訴葉，他的先生是紐約ROCHESTER大學的教授，生活很安定，並有了二個10幾歲的兒子；葉沒有立刻把信打開，他怕看了信在大庭廣眾下流露真情會很尷尬的，他好奇的問小董怎麼會有他的地址？

小董說：「你必定知道中共的領導鄧小平，他有個兒子正好在ROCHESTER大學唸博士，貝蒂的先生是他的指導教授，鄧經常把人民日報帶給教授看，所以貝蒂也能看到這份報紙的，當她看到你們獲釋的消息，就打電話給我，要我向駐休士頓的中國領事館查詢你的情況，不久前他們才把你的通訊地址告訴我，因此我特地安排了這趟旅行，主要就是來看你。」

隨後，小董又說她們家的兄弟姐妹都移民美國，所以要把父母都接到美國住；葉也把他在大陸的情形簡要的告訴她，並解釋在黨的安排下他也結了婚。

此時，小董接著說：「我和貝蒂都非常

願意幫助你，你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說著便留下了她的電話和通訊地址給葉。

等小董去轉機回臺北離開之後，葉獨自躲在一個僻靜的位子把信封拆開，看到信紙之外還附有幾張照片和一些美金，信中訴說了貝蒂在空軍告知葉被擊落的消息後，她經歷了一段痛苦不堪的日子，後來決定到美國去換換環境，原本是想去唸大學的，恰好認識了汪教授，而交往了一段日子，被他的真誠感動，乃答允了汪的求婚，如今已育有二個孩子，生活很安定。

同時提到葉從大陸出來，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會需要不少錢的，所以附了些美金盼對他有些幫助，以後若再有需要，可隨時通知她；更提到她特地把一直珍藏著以前他們的照片添印了一些，亦寄來給他作為紀念，希望葉要多多保重。

此時，葉早已熱淚盈眶，激動不已，不過心中卻感到很溫暖，終究昔日的恩情尚存，他也有妻子在等待著他，真是造化弄人，人畢竟無力去改變命運的，於是收好了信件，黯然地走回旅館去。

一個月很快就過去，華航來港過境的朋友也沒有帶來任何消息；又逢中國新年，家家戶戶都忙於過年，正是闔家歡樂的時節，而他們二人則是遊子有家歸不得，想起來怎能不暗自神傷啊！突然間接到GIMO的電話約他們見面。

「JACK、ROBIN，終於從政府方面得到了回音，他們表示按新規定，所有被俘後獲釋的國軍官兵，必須先到第三國居住滿5年才

得以申請回臺灣。」

「什麼？我們只有停留香港半年的簽證，那裡去找第三國可以給我們住5年呢？」

「我也想到了這點，所以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RUSS，想必你們還記得這位常常派到桃園來當教官的美方U-2飛行員，其實他的真名是“BOB ERICSON”，他退休後就住在加州，我和他一直保持著連絡，所以我在電話中把你們的情況告訴他，看他能不能去找以前的老朋友來幫你們解決困難，他聽了之後一口就答允盡力而為，不過他需要你們親自寫信把狀況稍作解釋，並提出意願，這樣他才好去著手辦理，不知道你們可有意願先到美國住5年呢？」

「這是目前唯一的選擇了」；葉和張異口同聲的說。

他們立刻動手起草，好在葉作過英文編輯，所以很快就把信寫好交給GIMO，再轉交給RUSS，這時GIMO說：

「我要先向你們說明，這件事能否成功很難預料，所以你們要有心理準備，因為黑貓中隊在8年前就解散了，經過這麼長時間，CIA會不會公然的幫助你們，是很難說的。」

張感歎地說：「現在我們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不過，我實在無法理解政府為何用這種不近人情的方式來對待我們呢？難道他們完全忘記了我們是冒著生命危險去替國家執行任務的嗎？」

GIMO說：「這完全是政治作用再加上官僚習氣，有人告訴我說政府為了安撫遺眷們，除了撥發撫恤金之外，並在空軍公墓

設置衣冠塚，在政府的觀點是整個案件已經結束，所以官方決不會去翻案的；另一說法是因為你們已被共產黨的學校聘為教授，認為必然已被洗腦，誰敢保證你們不是被派到臺灣來做統戰工作呢？也有人甚至說『共產黨』把他們生死的消息一直封鎖了這麼久，現在突然放他們出來，這根本就是對臺灣做心理作戰，我們決不能准許他們回來散播中共曾如何優待他們的言論，來削弱我們國軍的鬥志。」

葉說：「我真不懂為什麼他們會把我們回家的問題看得那麼嚴重，卻從沒想過是否該問問我們對共產黨的看法呢？」

「我想你也不必太難過。」GIMO補充道：「當年美國的U-2飛行員鮑爾斯在蘇聯境內被擊落成為戰俘，也曾被蘇聯監禁了21個月，在1962年12月雙方交換俘虜後回美國，回去以後也有很多高官非常敵視他，懷疑他向對方洩漏了國家機密，為此連續作了8天嚴密的審詢，包括測謊、心理測驗等手法，結果政府仍然沒有對他替國家所作的犧牲奉獻給予肯定，僅發表了極為有限的資料，媒體也無情的去醜化他；直到三年以後，1965年4月CIA總算頒發了一個『情報之星』的勳章給他，算是遲來的正義吧！」

過了幾天，葉又收到了曉紅的信，這是她寫給葉的第五封信，敦促葉快些回武漢，信上寫著：「我父親要我告訴你，不必再浪費時間去等待國民黨的准許了，這裡有許多好的機會等你去選，政府籌備成立一個政協會議，作為共產黨和其它各黨派間長期溝通的管道，你若有興趣，我可以透過關係讓政

府聘你為政協委員，代表國民黨革新委員會，這相當於政府第八級等的位階……。」

葉原來所擔任的副教授職務是政府第十四級等，每月可以領到人民幣200元，比一般收入僅數十元的人算是很優厚了，如果是第八級等的話，那當然收入更豐了；可是葉考慮著該不該就此放棄了與父母團聚的願望呢？更何況目前因改革而帶來的進步，會不會繼續下去？這是誰也不敢保證的事，由於這麼多年他已經看過太多的政治動盪，社會紊亂，國家老是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中共操控著立法和司法部門，任何法制都可能快速改變，也會隨意去解釋法律條文，整個國家都由共產黨來統治，真不知道所標榜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怎麼回事；政府的結構裡根本沒有最基本的「監督與制衡」的機制，黨主席有無上的權力，經常以一己之私把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永無寧日；想到這些狀況，葉就作了決定，絕不回大陸去了，於是在給曉紅的回信裡寫著他希望能政府在給予的時間內能實現他的心願。

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華人佔了絕大多數，每逢新年，都會熱烈慶祝的，放鞭炮、相互拜年、給小孩子們「利是」（紅包），街上到處可以聽到打「麻將」牌的聲音，在這種普天同慶的歡樂氣氛中，張和葉這二位有家難歸的人卻感到份外的難過，沒有心情與眾同樂，一心等待著GIMO的美國之行能傳來佳音。

元宵節接踵而至，GIMO也在殷切的盼望中來到，他說信已交給RUSS，RUSS也立



刻送給以前CIA總管U-2計畫的老上司JIM CONNINGHAM，雖然JIM也退休了，不過仍很有影響力，而且也清楚誰能給予協助，所以由JIM出面去接洽這件事，成功率確很大。

果然，二星期後，GIMO接到RUSS的電話，要他儘快到香港帶葉和張二人去一個地方，找一位叫CHARLIE的人。

和CHARLIE見面時，他告訴他們說已經完全知道他們的狀況和意願，但是仍得按規定先作一個詳細的調查，如果不反對的話，他想先作一次單獨的談話；二人就分別作了冗長的面談，接下來是測謊，整整用了一天的時間，張和葉將一切經過毫無保留的說出來，所以順利的通過了調查，隨後CHARLIE說：

「我們非常樂意來幫助你們，希望你們要知道政治的狀況是很敏感的，如果中共知道了我們公然介入此事，那會很尷尬，所以我建議你們要儘快搬出「國際之家」，同時停止和外界的所有接觸，如果你們沒有意見，在這附近的香港皇家帆船俱樂部倒是一個很好的住所。」

葉願意到帆船俱樂部住，張想住在他朋友家，決定之後，CHARLIE當場給他們每人3千美元，簽了收據準備離開之前，把電話號碼留給他們以便連絡，但要他們不能在旅館打，他們也不再多問，因為從黑貓中隊工作中所得到的經驗，就是知道你應該知道的事。

美國政府處理這件事完全是站在道義的立場，而中華民國政府卻採取拒人於千里的

立場，這差異真不可以道理計算；也使得張和葉對政府官僚這種忘恩負義的心態感到寒心！回憶1958年金門炮戰中與米格機奮戰，後來又冒著生命危險飛U-2深入大陸替政府效命而被擊落，不但家庭破碎，個人也在大陸飽受折磨，在長達18年的歲月裡，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如今政府不知憑什麼拒絕本國公民返回自己的國土；當年執行U-2任務，都說是為中華民國的需求並不是替美國做的，現在若非美方肯給予援手的話，想來只有二條路可走，不是回大陸去就是自殺了事。

次日清晨，香港受鋒面影響，氣溫降至華氏40度，這可幫了他們大忙，使得他們能夠穿上好幾層衣服，把重要的東西放在口袋裡，留下了一些個人衣物，裝得像平常一樣在晨曦中出去散步，當時大廳是空盪盪的，只有看門的值班人員在，就向他們說：

「早安，先生，你們起來真早啊！」

「我們都喜歡在早晨新鮮空氣裡散步」。

「祝你們愉快。」

葉和張很高興沒有人注意到他們這一去就不再回來了，到碼頭搭第一班渡輪去香港那邊，過了海他們看時間仍很早，去帆船俱樂部或找朋友家都還太早，於是就在附近的一間快餐店先吃早點再說；他們很瞭解，這將是人生的轉折點，今後的事唯有聽天由命啦！

他們二人吃了早點後就分赴各自所選的去處，葉到了俱樂部門口，想必管理員已接到指示，問也不問就帶葉進去住下，為了遵

照CHARLIE的指示，絕對不能讓人知道他們的下落，因此，又開始過著自我隔離的生活了；張在朋友家比較自在些，而葉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房裡看報紙或電視，也會到大廳外的長凳上坐著看啟德機場那邊各型飛機不停起降的情景，衷心盼著不久也可以搭乘其中之一飛往新大陸去。

他認為達到去美國的願望已很接近了，可是經過了1個月仍無信息，心裡有些著急，就打電話找CHARLIE問問，據他說，美國政府正在和中華民國政府商議中，希望中方能發給他們護照，那美方就可以給予正規簽證到美國去，否則，就要以「政治庇護」方式，這又會受許多限制，更可能受到中共的責難，讓美方難堪。

6個月的香港居留限期已經逐漸接近，葉急得不斷打電話CHARLIE，但仍得不到要領，致使他們坐立不安，他很能體諒美方完全是在盡義務而不是責任，沒有非做不可的必要，可是再耽擱下去就將成為逾期居留者，非法居留是會被遣送出境的，那就是回大陸。

幸好，就在簽證到期前一天，CHARLIE親自來告訴葉明天要準備好，將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美國，並要葉儘快通知張作準備。

## 第十一章 遠颺美國

1983年5月9日，這是一個重大的日子，一早張趕到帆船俱樂部來和葉會合，不久，CHARLIE也到達，要親自護送他們去機場，班機預定下午2點起飛，旅客約2小時前到達

即可，不過機場在九龍那邊，過海要一些時間，所以就提早出發，好在他們都只帶著輕便的行李，說走就走。

到機場的泛美航空公司櫃台後，CHARLIE要他們稍候，他直接走進櫃台裡的辦公室去；過了一會，他走出櫃台把他們2人的機票及登機證交給他們；由於時間尚早，CHARLIE請他們在餐廳吃中飯，同時告訴他們到達洛杉磯後，會有一位男士到機場接他們，一切均已安排妥當。

啟德機場受到地形限制，為了擴建，唯有填海造地一途，因而有一段跑道和滑行道都延伸到海灣裡，即使如此，跑道的另一端仍然很靠近九龍塘那些林立的高樓大廈，對飛機起降的確帶來不少困擾；登機後，葉和張都坐在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當升空後，他們坐的B-747巨無霸客機飛越那些高樓大廈的景象，勾起了他們當年飛噴射機作超低空飛行任務的情景，可謂是歷久彌新，尤其葉所飛的RF-101偵察機，作的都是偵照任務，為了減輕重量，要把槍炮都拆掉，使性能更好，再加上有二具強而有力的噴射發動機，可以保持超音速飛行來逃避敵機攔截，不過偵察機主要是飛越目標上空才能照相，然而重要的目標必然受著防空武器的嚴密保護，為了儘量延緩他們的反應時間，RF-101的飛行員都採用超低空飛行，一直到接近目標才作高速鑽升，通過目標後脫離那危險的熱點儘速返航。

駕駛一架高速飛機擦過樹梢、屋頂或高壓電線這些既刺激又緊張的超低空飛行的印象，深深的埋藏在他們的腦海裡，目前窗外

的景像觸發了他們的記憶，記得在飛U-2做完驚險的任務歸航途中，獨自駕機在藍天白雲間馳騁，同時可以看到海峽兩岸的陸地，那種令人心曠神怡的滿足感是筆墨難以形容的；然而偵察機飛行員永遠都不可能像戰鬥機飛行員在擊落敵機後所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場面，只能默默的去冒險犯難執行任務，並且還得守口如瓶，不敢洩露半點風聲，他們都忠實的服膺這宗旨，也曾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理應得到政府高度的肯定，可是從他們身受的情況來看，恰好相反，中華民國竟不准他們回家，非要到其他國家避難，真是天大的諷刺。

經過12小時橫越太平洋直飛美國西岸，抵達了洛杉磯，在他們一踏出機門，就看到一位男士身穿一件橙色飛行夾克，在左胸上有一個明顯的黑貓中隊隊徽趨前迎接，他說：「歡迎來美國，ROBIN、JACK你們還記得我嗎？我以前是黑貓中隊的安全官JOHN。」

「我們當然記得你，只是想不起名字而已，看來你好像胖了一些。」「我是JOHN RAINES，現在大家都老了，對嗎？真高興又見面了。」他們對RAINES的印象是一位年輕、幽默而且很親切的美國人，中方的警衛人員都戲稱他為「大鼻子」。

RAINES帶他們通過一個特別的入境檢查櫃台，很快就辦好入境手續，立刻就轉乘另一班泛美的班機飛往華盛頓，RAINES在候機室與他們道別，並告知到華盛頓機場後，會有另一位CIA的人員來接待他們。

下午6時許到達杜勒斯機場，當他們看到

CON-NINGHAM將軍竟然親自到機場來接他們時，感動不已，另外陪同他來的那位自我介紹說是「FRANK」，他將負責照顧他們今後在美國的所有事宜，從此成為了他們的好朋友。

FRANK帶領他們到一間位於FALLS CHURCH的公寓安頓下來，告訴他們可以安心，美國政府會支付公寓的租金以及其它的日常費用，直到他們在美國的身分明朗以後；次日他會派另外一位同事，來看他們有什麼需要，都可以請他幫忙。

這是一個二房一廳的公寓，內部設備齊全，除了食品外幾乎應有盡有了，他們覺得非常滿意，就靜待著身分的明朗化了，不過這也讓他們納悶的是目前究竟又是什麼身分？

在FRANK下次來時他們就提出目前身分的問題，FRANK回答說：

「在一般情形之下，中華民國空軍至少要把你們視為退役軍人才對，因為你們是去執行任務不幸被俘的，而且在大陸被折磨了快20年，只要你們沒有宣布放棄國籍，那仍舊是合法的中華民國公民，我們希望能和你們政府達成共識，然後才好決定怎樣幫你們解決居留的問題，據說你們軍方將派一位專人來洽商這件事。」

約二星期後，臺灣派空軍情報署長林希哲少將來到華府，在和美方商議之前，先把張和葉二人在大陸的全部狀況作了詳細的瞭解。

林將軍說：「我希望你們能體諒目前空軍的尷尬處境，臨行前我特地去國防部總

政戰部向王昇將軍請示，他是目前處理你們這問題最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他向來都堅持著「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在這種情形下，我看你們決不可能在短期內就有機會回臺灣的，所以我會和美方協商，請他們給予正式的長期居留，再替你們找份工作。另外美方願意拿出一筆適當數目的錢來作為補貼你們日後生活之需，並要求我方也應給予同樣的支援，依我預計我方給你們每人10萬美金，其中一半補償這20年的薪資，另一半算是退休金；你們要知道我無權決定一切，等回臺灣呈報上級去定奪！這會要一段時間的。」

他們都對那「不成功，便成仁」這一說詞感到很憤慨，像他們駕著沒有武裝的偵察機深入大陸被擊落，身負重傷又手無寸鐵，即使想要去「成仁」也沒有這能力，而這些身居要津者卻安坐堂中說出這不近人情的風涼話，真使人寒心，但是那有爭辯的餘地！林將軍所能幫助的就是在工作報告裡替他們把以前有關的不實傳聞加以更正，也同意這件事若能讓蔣經國知道，問題當可解決，畢竟他當年是中美合作的U-2計畫最高負責人。

實際上，從中美斷交後，蔣總統指派王昇將軍領導著一批資深官員組成一個被定名為「劉少康辦公室」的單位，專門負責策劃如何對抗中共的統戰，因為表面上中共倡議和平統一，實際上則盡其所能的設法孤立臺灣，將中華民國排除於國際社會之外；更堅持「臺灣是中國的一省」，致使許多國家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復因中共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遂使「劉少康辦公室」的權力

隨之擴張，同時蔣經國的健康日益惡化，行動不便及嚴重的偏頭痛困擾著他，所以就儘量減少了蔣的公務。「劉少康辦公室」，即王昇將軍，就顯得更有權力了，致使外界傳言，一旦蔣總統逝世，王可能會取而代之。

在這種情形下，只要「劉少康辦公室」不同意，葉和張的申訴是永遠也到不了蔣經國手裡的！

又過了些日子，FRANK來說：「我們已決定替你們取得永久居留的身分，但是當初你們是以「政治庇護」者入境美國，根據法律規定必需在美國居住一年以後，才能申請永久居留證，即通稱的「綠卡」，有了綠卡才能找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繼續給你們所有的費用，直到領到綠卡為止；同時，千萬不要讓中共知道你們的現況，不要和大陸的有關人士通信，不過你們可以自由的和在美國的親朋連絡或去探望他們；總之，一切言行仍要注意保密。」

張和葉都有親人在美國，張的女兒靜怡在德州大學唸碩士，葉的兄弟則分別住在拉斯維加斯，ST. LOUIS, BAFFALO 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等地；在臺灣則有葉的父母和張的太太家淇與二個兒子。現在得到了許可，他們就開始和各處的親人連絡，葉想把目前的狀況告訴貝蒂，無論如何，她曾在他最艱困的時候給予經濟上和道義上的支援，使他減少一些孤立無助的感受；至於他和太太曉紅結婚後共同生活了4個多月，可是仍有些顧慮，不敢把真心話向她傾吐，怕橫生枝節，如今又受到不可與大陸通信的規定，只好等將來再說吧！

日子一天天過著，他們逐漸和外界交往，FRANK 特地派了一位會講中國話的陳先生來協助他們去申請社會安全卡和駕駛執照，也經常陪他們去超級市場或購物中心去買東西，他們就慢慢的融入美國社會，開始過新的生活，週末也會作些觀光活動。

從中美斷交後，原來的大使館被改稱「北美辦事處」，軍方的武官則稱為「勤務協調官」，當時的首席勤務協調官是林文禮上校，林上校是空官校29期的學長，大家都是舊識，所以張和葉就經常和他接觸，以便多知道一些相關的信息。

3個月後，FRANK告訴他們中美雙方已經就如何給予補償達成協議，決定由CIA提撥美金20萬元，中方提撥美金7萬5千元作為補償金，給予的方式則以整筆款項購買美國政府20年期的公債，利用債息作為他們的生活費用，由於公債是每半年配發利息一次，所以先給每人現金2萬5千元作為領取第一次利息之前的需要。

手頭有了足夠的錢，他們買了汽車，這就擴大了活動範圍，張先去達拉斯探望女兒靜怡，她在父親被擊落時才7歲，對父親的印象有些模糊了，在這骨肉重逢的不尋常時刻，彼此都非常激動，真是既親切卻也有些陌生。

葉的兄弟姐妹也特地安排了一次家庭大聚會，利用新年假期在拉斯維加斯大哥青芸住所集合，他大哥是GIMO的同期同學，亦曾在空軍戰鬥部隊服務，官拜空軍少將，一年前退役就移民到美國，另外他的妹妹常娥和丈夫周裕璋住在洛杉磯，很巧合的，周也

是青芸的同學，同樣在戰鬥部隊工作再退役的，三個飛行員見面有太多往事可以聊，葉的三個弟弟也都已成家立業，分居美、加各地。

短短的幾天相聚，葉要忙於對這一家子的人重新熟悉，更要把他在大陸這麼多年所經歷的事，原原本本的說給大家聽；在這個聚會裡，他更體會到美國的確是一個充滿著機會的地方，不過一想到自己成為永久居民之時，已年逾52歲，不知是否還有機會讓他去圓「美國夢」呢？

一年轉眼過去，1984年10月他們的永久居民身分確定，取得了「綠卡」；從此，他們才是真正的自由人；隨即小董和他連絡，問他可有意願去休士頓和她合作經營一家快餐店，葉毫不猶豫的答允了這邀請；本來小董和她丈夫都在KELLOGG公司做事，想作些投資開一間快餐店卻缺少經理人員，所以想邀葉來幫忙。

在這時候，貝蒂的丈夫也應PRINCETON大學之聘請，全家搬到紐澤西去住了，那裡距華府約3小時的車程，葉一直想再見她一面，可是心裡仍有所顧慮，況且彼此都已再婚了，還有必要再見面嗎？葉天人交戰了許久，如今他即將離開華府去南方做事，以後再見面的機會更少了，此時若去拜訪他們說聲再見，也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於是就打個電話給貝蒂，告訴她想去看他們的事。

葉到達時僅貝蒂一人在家，汪教授和二個兒子都在學校，她看起來比以前更成熟穩重，帶葉參觀了一下他們住家的環境和全家的合照，談到許多往事，有喜有樂也有悲

傷，真是往事如夢，不堪回首；葉並沒有提到曾經自殺的事，認為沒有必要，只會徒增別人的困擾而已。

中午，汪教授回家吃飯，很真摯的招待葉，但是葉下意識的感覺大家都有些不自在；因此，一吃完午餐，就向他們告辭回華府去了。

到休士頓當上了快餐店的經理之後，覺得這實在是一個很忙的工作，每天工作時間很長，的確是個挑戰，幸好葉有良好的英語基礎，很快就駕輕就熟了；這時他想到曉紅，雖然這樁婚姻是共產黨一手安排的，而且共同生活了也不過4個月，但是依舊很牽掛著曉紅的情形，於是就寫了一封信去，告訴她由於許多複雜的因素，未能早些和她通信，心裡感到非常抱歉；也把目前的情形簡要的告訴她，也希望多知道些她的近況。

大約三個星期後，收到曉紅的回信，上面寫著：

「收到你從香港寄來的最後一封信以後，就斷了信息，就去找老蘇。問他可知道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老蘇說你和老張過農曆年後突然失蹤，毫無消息。等到香港居留期過去，我想你們一定是去了別的地方，不會再回來了。我父親要我申請離婚，因此，我就去辦理了這項手續，也重新回到原來的紡織廠工作，我的上司很同情我的遭遇，他也離婚不久，也許是同病相憐吧！我們已於上個月結婚了。我替你保存著的一些物品，是否要我寄給你？祝福你身體健康！」

葉對過去在大陸的生活是非常厭惡的，

所以不想再去回憶，就寫信給曉紅，大意是「很高興知道你能找到很好的歸宿，謝謝你替我保存著那些私人物品，我實在不需要了，請妳隨意處理吧！並祝你們幸福美滿。」，葉覺得能夠把在大陸的一切悲歡離合作了合理的了結，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新年又來臨，快餐店在大年夜也休息半天，葉應小董之約去她家吃年夜飯，吃完飯就坐下聊天，小董對葉說：「我有一件事一直沒有對你說，在你來此地不久，汪教授打電話來說，由於你的出現，使他們的婚姻發生了問題，原因是你和貝蒂依法並沒有正式解除婚約，他希望我能勸你去辦一個手續，表示正式和貝蒂解除婚約；但是我以為這很不切實際，你們當年是在臺灣結婚，要辦解除婚約也得在臺灣辦才合法，而你目前還不可能回臺灣去，所以我要汪再考慮一下；想不到前二天他又打電話來說，要我忘記那件事，他的姊夫已經替他取得一份影印本，那是中華民國空軍發布的公文，內容是『葉常棣少校已於作戰任務中陣亡』。想不到這位汪教授竟會如此執著。」

這番話也使葉吃了一驚，他想不通究竟是什麼原因會讓汪教授覺得那麼嚴重呢？葉知道家庭必須和睦，從此再也沒有和貝蒂連絡過，以免擾亂了人家安寧的生活。

話分二頭，張立義則在華府的一個MCLEAN老人中心找到了一個保安管理員的工作，住的都是老人而且以退役軍人最多，像張這位具有軍事背景的人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很合適的工作環境，大家都很友善，在知道張曾是出生入死的飛行員，更贏得了他

們的尊敬。

張住在中心提供的一間單人套房，他在小客廳裡掛了一些飛機的照片，因為他依然無法忘情於飛行的樂趣，現在只能望梅止渴了；書桌上放著兒女們的照片，不論以後能否再和家淇重結連理，不過與子女間的關係是絕對不會改變的。

安全管理員是24小時的工作，分三班輪值，張剛開始是先擔任大夜班，因為這一班的工作量最少，對新手比較適合；張對這工作很滿意，讓他恢復了很有規律的生活，合乎他一向的軍人習慣，他認為這份工作使他可以安心地住滿5年，到時就能回臺灣去和家人團聚了。

休士頓的夏天既熱又悶，只有從墨西哥海灣的颶風來襲，才得以減少些悶熱，可是風太大就把樹葉和樹枝吹得到處都是，也吹到了快餐店門前，葉費不少功夫才能清理乾淨，累得幾乎筋疲力盡；再加上他腿部仍留有飛彈小碎片，在這種氣候裡會感到不舒服，不過這次卻格外嚴重；於是他沉思著：我年紀也不小，身體狀況也不好，何必要那麼辛苦呢？這幾年辛苦工作下來，也累積了不少錢，可是有那麼多錢作什麼用呢？沒有人要靠我生活，甚至我自己也忙得沒有享受的時間，是不是該調整一下生活方式才對得起自己呢？

葉下定了決心，就建議小董將快餐店出讓，使他得以全身而退，過些輕鬆的日子，1986年初，快餐店轉手了，葉遂得心願，過著悠遊自在的生活，不料又來了一位朋友，是當地一家PACK AVENUE 珠寶店的老板，

知道他正閒著，就竭力邀請他去幫忙經營珠寶生意，因為盛情難卻，而且工作又輕鬆，就接受了邀約，開始去學習經營珠寶首飾的生意經營門道了。

葉收到母親來信告知父親病重的消息，盼望他能回臺灣去探病，他趕快到當地的北美經濟文化辦事處去申請回臺探親，辦事員問他道：「你有沒有中華民國護照，如果有就不必辦入境申請的。」

「我沒有中華民國護照，怎麼辦？」

「那你一定有美國護照了。」

「也沒有，我只有綠卡和駕照。」

辦事員表示無法接受他的申請，葉只得黯然離去。

二星期後，他母親打電話說他父親病危，要他儘快回去見父親最後一面；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打電話向華府的我方空軍勤務協調室求助，他們很願意幫忙，但還得去經文處辦才行；次日，葉再去辦事處，見到了另一位辦事員仍然以相同的理由拒絕受理；此時，葉要求見他們上司，於是從後面辦公室走出來一位男士，可能是他們的上司，他說：「葉先生，華府的北美辦事處已經把你的案情通知我了，大家都很瞭解你的狀況，可是實在沒有權力能核發入境證給你，不過我會報請外交部批示。」

「那大概要多久才有回音呢？」

「要幾天吧！」

「有消息就請立刻通知我，好嗎？」

「沒有問題。」

等了好幾天仍無消息，葉只好再去辦事處問一問，得到的答覆是「臺北尚未批示下

來」。這一等，直到葉父逝世，追悼會也舉行過了，那外交部的指示仍然杳無消息，即使獲准回臺灣，但人已亡故，去了也枉然；在葉家兄弟姐妹商議後，決定把老母親接到洛杉磯來住，可笑的是葉所提出的申請猶如石沉大海，無影無蹤，好在葉已經歷盡滄桑，也無心再去追究了。

張的女兒靜怡得到了碩士學位，決定在1986年6月結婚，男方是一位很帥氣的青年會計師，張從華府趕到達拉斯主持婚禮，家淇也由臺北飛來，婚禮完成後，這對新人就去歡度蜜月了，張和家淇有更多的時間單獨相處，互訴衷曲，也知道更多有關何先生的情況，此際，何已從軍中退役，繼續在行政院做事，他比家淇大14歲，在大陸易手時隨軍撤退到臺灣，不幸他新婚僅3個月的新娘卻失散了，從此失去聯絡，他亦保持了許多年單身；在海峽兩岸繼續對峙的情況下，他不可能回大陸去找他失散了好幾十年的前妻，所以一直把家淇視為唯一的終身伴侶，對三個兒女也視同己出，愛護備至，況且他年紀老了，更需要有家庭溫暖的。

從張的立場來看，無論何先生是多麼好的人，仍改變不了要和家淇再續前緣的心願，他問家淇說：「我現在已經安定下來了，也有一份可靠的工作能夠讓我們在美國生活得很舒適，不知道妳幾時才能夠離開何到這裡來陪我呢？」

家淇回答說：「我知道你已經等待很久了，不過，我希望你瞭解狀況並不是那麼簡單，何在過去的12年裡為這個家盡心盡力，他不但幫我撫養三個孩子，也對我生病的父

母悉心照料，一直到他們過世，從無半句怨言，我實在不忍心為了你馬上就向他提出離婚的要求；在你突然出現在香港時，何對我說：『我知道妳一直都深愛著立義，我願意實踐當年的承諾，可是我請求妳不要把我踢出這個家，我已經62歲了，在臺灣也別無去處，能不能讓我留下，就當我是一個老家人吧！』這些話聽起來很傷感的，他在臺灣沒有親人，我已經為你生了三個兒女，對他卻一無所報，我良心難安啊！」

「妳不是說他在大陸已有妻室，那為什麼不回大陸去呢？也許可以找到他失散的妻子。」

「政府目前仍然禁止所有公務員及退休人員去大陸，我想等你日後可以回臺灣的時候，他一定會照他的承諾去做的。」歇了片刻，家淇又說：「在美國的生活習慣和臺灣不同，不知道我能不能適應，更何況若來美國長住，就得放棄在華航的工作，我非常喜歡這個工作，也已經做了20多年，成為受尊重的資深人員，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此外，臺北還有那麼多的老朋友也難得再見面；總之，按目前的情形看來，還是等到以後你可以回臺灣的時候再說吧！」

看起來已經沒有可以商量的餘地了，張就陪家淇去附近觀光了幾天，然後各自返回原地，重新過正常的生活。

過了一個月，靜怡在紐約市的一家銀行獲得工作，他們就搬到紐約去住了，紐約與華府比較近，因此，張可以經常去看他們。

一年容易又春風，家淇和長子慶怡一起到紐約來看靜怡，張就開車去與他們會面，



除了小兒子外，這幾乎是闔家歡聚一堂的場景了，張找了一個機會對家淇說：「聽說臺灣政府已經放鬆對公教人員去大陸旅行的規定，不知道何有沒有去大陸看看呢？」

「他已經去過大陸，但是回臺灣之後對我說：『我在老家找到了老妻，她和親戚們卻都認為我回去就應該償還虧欠他們的一切，還說因為我是國民黨的幫兇，對他們既清算又鬥爭，受盡迫害，雖然這都是共產黨的作為，但是他們卻要我去補償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所以我以後再也不去大陸了。』」家淇把何的話說給張聽。

「那我們的事怎麼辦呢？」

「不要急，最近我才知道，他正在接洽由輔導會辦的『榮民之家』，雖然他沒有說究竟，不過我猜想他會到那裡去養老的。」

這次的家庭聚會是張這麼多年來生活中的高潮，雖然僅是短短的一星期，可是卻享受了天倫之樂，非常滿足。

蔣經國總統於1988年1月逝世的消息傳到美國，張葉二人不僅為國家喪失了偉大領袖而哀傷，也聯想到他們的案件又少了這位有力的見證人，就更無翻案的機會而傷神，本來U-2計畫就是最高機密，甚至連空軍總司令亦不知其詳，只有蔣才是極少數能掌握全盤狀況的人之一，如今他的去世，誰還能替他們仗義直言呢！

在這情況下，張格外覺得憂心如焚，因為他一直在期盼美國住滿5年以後，馬上申請回臺灣去，眼看這日子已在望，可是蔣氏之喪，是否會引起政治上的動盪或改變了這個政策，一切都在未定之天，能不憂心嗎？

從上次葉與休士頓的辦事處打交道的經驗看來，他們似乎應該及早和華府的空軍勤務協調室連絡，瞭解一下政府對他們的態度究竟如何？再決定該採取什麼行動，不要再像葉一樣提出申請卻永無下文。

對葉來說這事倒沒有那麼嚴重了，因為他已經沒有非要回臺灣去的迫切需要，目前他對珠寶生意已很在行，外加朋友們又替他介紹了一些單身女郎，他也年逾50，經濟也很寬裕，想想是應該有個家才對；可是在休士頓中國人有限，合乎他理想的女性更難覓，對異族婚姻並不熱衷，由於文化不同，不一定會幸福美滿。不過在1988年底邂逅涂筱曼女士之後，生活有了轉變。

這就要從葉當了PACK AVENUE 珠寶店經理說起，這工作很輕鬆，社會地位也提高了，常接觸顧客使得社交圈也隨著擴大；空軍袍澤移民到休士頓定居的也不少，彼此常有聚會，生活比以前愉快得多；有一天，以前桃園空軍隊友李光志約他到一家名叫「UNCLE TSAI」的餐廳吃晚飯，這家餐廳頗受華人喜愛，因為它附設了卡拉OK及小型舞池，可供賓客餘興，葉到場時目光立刻被一位風姿綽約，氣質高雅的女士所吸引，經李介紹知道她就是今晚的主客涂筱曼女士，剛移民來美，她母親是特地從臺灣來陪她，此宴會就是專程為她們接風的；很巧葉被安排坐在涂女士身旁，葉就以紳士風度殷勤的照顧她，酒酣耳熱，相談甚歡；飯後大家都去唱歌跳舞，葉的翩翩風度，再加上舞藝很好，使涂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午夜大家才盡興而歸。

葉從李那裡知道涂喪偶未久，到美國也人地生疏，李建議葉不妨多多交往，這當然也是葉樂意去做的事，所以一有空就會主動去約她出來看電影或跳舞，葉的風趣體貼，更增加了涂的好感，經過了多次花前月下，並經常在各種場合出雙入對，他倆的感情已與日俱增。

葉的珠寶店新到了一批珠寶首飾，就請筱曼去欣賞，葉說為了便於試戴首飾，就替她套量了手指的尺寸，然後一件件讓她去欣賞，她沒有特別想要買的，所以看了一會兒就回家去了。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他們相識已將近一年，聖誕節快來到，葉挑選了休士頓最著名、最高雅的西餐廳約筱曼共度聖誕夜，當晚他們都盛裝而來，尤其筱曼穿著一套寶藍色的洋裝，高挑的身材，更顯得美麗大方，成為大眾目光的焦點；餐廳刻意佈置成一片銀色，使得這南方很難得看到的雪景出現在大家眼前，更增添了耶誕氣氛。樂隊不停的演奏著聖誕樂曲和其他悅耳的音樂，舞池裡也有不少人正在酣舞，此情此景令人陶醉，葉和筱曼一面享用美食，偶爾也跳跳舞，彼此都興致高昂，時間接近午夜，樂隊指揮祝大家佳節愉快並演奏最著名的SILENT NIGHT 樂曲；此時葉也對筱曼說聖誕快樂，並請她閉上眼說要給她一個驚喜，筱曼就照著做閉上了雙眼，等葉請她睜開眼睛時，只見葉手裡有一個精緻的小盒子，說是送給她的聖誕禮物，她打開一看，裡面竟是一枚鑽戒，在燈光下閃閃發亮，非常的漂亮，但不知是否合適，葉要她戴上去試試便知，一試

之下，完全合她的手寸，不禁好奇的問道：「你怎麼會估計得那麼準呢？」

葉笑著說：「你忘了上次去店裡看首飾時，我先替妳量了手指大小就記下來，所以一定會合適的。」

筱曼受到葉的真誠感動，接受了他的求婚，葉興奮極啦！覺得又找回了生活的樂趣。

## 第十二章 榮歸故里

葉利用1988年歲末及新年的假期，飛往洛杉磯去探望母親，全家在這新年佳節又集合起來歡聚一堂，並利用這機會去拜訪一些空軍的老同事以及5年前第一位到機場迎接他們的CIA老友JOHN RAINES，相談甚歡；一天晚上，他接到一個帶著英國口音的男士打來的電話，自我介紹是一位作家，現在正在撰寫一本有關U-2的書，他說：

「葉先生，我是CHRIS POCOCK，英國人，我有一位替CIA工作過的朋友，他把你們飛U-2執行任務所遭遇的不平凡經歷告訴了我，並把你的電話給我，建議我和你聯絡，我認為你們的遭遇的確有向全世界報導的必要，不知明天你可有時間能夠和你先談一下？」

這真是一個不便拒絕的要求，另外也因為受了一肚子的委曲，正無處發洩，所以就接受了他的訪談，在咖啡館裡長談了2個多小時，將全盤情形說給他聽之後，他告訴葉說：「我很快就要回倫敦去，會經過華盛頓停留一下，我已有張的電話，如果他不反對，我也會約他詳談的。」

「我想他一定很樂意接受你的訪問，等你的書出版後，可別忘了寄一本給我啊！」

「我一定會的。」

在華府CHRIS和一位美國朋友一起和張會面，張請他們去吃中國菜，在輕鬆的氣氛裡提供給他們非常豐富的資料。

CHRIS POCOCK撰寫的這本「蛟龍夫人」(DRAG-ON LADY)由英國一家AIRLIFE PUBLISHING出版社於1989年4月發行，書裡詳細的敘述了中華民國空軍在U-2合作計畫中執行大陸偵照任務的狀況，在書的完結篇裡特別報導了幾個U-2飛行員的故事，葉和張的故事列為首要，從擊落被俘以及勞改等所有在大陸的生活情形，以及釋放到香港之後又受到中華民國政府冷漠的對待，以及CIA仗義相助才得以到美國定居的全部經過；這本書很快就成為暢銷書籍，大家爭相傳閱，因為U-2 間諜飛機及其任務狀況一向被列為最高機密，這不僅是情報界也是世界各國的人都深感興趣的事，尤其是略知美國U-2飛行員鮑爾斯事件的人更想知其詳了。

1990年初，聯合報駐紐約的記者彭廣揚看到DRAG-ON LADY這本書後，就介紹給在臺北的同事翁台生，由他把書裡有關中華民國空軍執行U-2任務的那一部分翻成中文，在聯合報連續發表，彭又和另外一位記者分別訪問了張和葉之後，也在美洲發行的世界日報周刊上發表了二篇專訪的文章，於是在臺灣和在美國的中國同胞都知道了不少U-2的實況和這二位不幸的U-2飛行員的遭遇，遂引起海內外國人的關注，使張立義和葉常棣的聲

名大噪，帶來一股U-2熱潮。

不知道是否受了強大的輿論壓力，空軍總部指示駐華府的空軍勤務協調組通知張、葉二人，可以辦理申請回臺灣的事宜，不過他們卻認為政府並未明確表示在他們回去後將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提出質疑。

1990年2月，葉母逝世，在葬禮結束後，有一位記者請葉發表些意見，他說：「我實在無法理解我們為什麼要遭受這種不公平的待遇？現在我還是不是中華民國的空軍軍官呢？如果空軍認為不是，那究竟犯了那條法律使我從空軍除名？政府為什麼從來不去考慮我們曾經替國家作了許多次危險任務，並因而得到很多勳獎，連老總統蔣公都親自召見合影留念的這些事蹟呢？」

「此外，政府有沒有把我們當中華民國的公民來看待？憑什麼任意剝奪了我們的公民權，拒絕讓我們回自己的家園去見親人。」

「以前在電視或報章雜誌裡看到美國政府是那麼熱忱的歡迎戰俘回國，即使其中有人曾發表過譴責自己政府的言論，但政府卻認為那是在脅迫下的作為，不予追究；我每想到這裡，心中的憤慨難以平復，為什麼人家能做的事而我們卻做不到呢？」

在同年4月，翁台生在POCOCK的協助下，寫了一本書，名為「黑貓中隊」，書裡更詳細的報導了中華民國空軍在這個由蔣經國負責的中美合作U-2計畫整個來龍去脈，和許多親自參予該計畫的人士所提供的內幕，以及CIA部分解密的資料，再加上張、

葉二位的遭遇與現況；在臺灣掀起了更大的熱潮，特別對葉和張二人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分外關注，認為政府應給予適當的補償；在立法院中，趙少康委員向國防部長郝伯村提出質詢，究竟政府要如何來處理這二位U-2飛行員的問題，郝部長表示國防部正在準備歡迎他們回來的事宜。

這個及時的質詢，加速了他們回家的步調，新的護照核發到手，華航也提供了免費機票，只等他們自己決定行程了；此時，葉和筱曼已經訂婚，這次回臺灣要專程拜見準岳父母，筱曼預訂在他們到臺灣之後一星期內到達，以免干擾到政府歡迎張、葉回臺灣後的一些活動。

他們選擇於1990年9月3日從洛杉磯啟程返國，前一天就到洛杉磯，當晚應許多老戰友特地安排的餞行晚宴，場面溫馨熱烈，次日並前往機場送行；在踏上華航B-747飛機時，空服員很有禮貌的引導他們到頭等艙去，張好奇的問道：「小姐，我們不是頭等機票啊！你會不會弄錯了？」「先生，這是我們機長指示要給你們禮遇，升等到頭等艙的。」

坐定之後，很意外的是張的大兒子慶怡竟然出現，走到他們跟前打招呼，他說：「爸爸，葉叔叔，我是這班次的資深空服員，公司知道你們要搭這班飛機回去，所以特別派我來服務。」

「真想不到會在飛機上看到你，不知道今天的機長是那位，應該謝謝他。」「是范鴻棣，聽說他以前也是U-2的飛行員呢！」

他們二位都不認識范鴻棣，因為范是空官校38期畢業的，從F-104部隊被選去黑貓中隊的，那時候張和葉早已身陷大陸，所以並不認識。

班機按時起飛後，爬升到巡航高度，當天氣流穩定，頭等艙乘客也不多，有人開始活動，也有人躺著看書報，喝些飲料或開胃酒；此時，機長將飛機的操控交給另一位駕駛，他就抽空到頭等艙去向二位學長致意。

「二位教官，(空軍的傳統，對資深者的尊稱)真高興能為你們服務。」「謝謝你給我們升等，真的非常舒適。」「你們二位大概沒有聽過我的名字，我叫范鴻棣，

大約在你們被擊落後2年多，我才從F-104部隊調到黑貓中隊，1967年3月飛U-2作了第一次大陸偵照任務，後來可能受政治因素影響，從1968年起U-2不再深入大陸作任務了，我很幸運，那最後一次深入大陸的任務正好是我飛的。」

「那你喜不喜歡當B-747的飛行員呢？」

「這飛機實在比U-2好飛得多，飛U-2真要有點本事，而飛民航機卻要負很大的責任，對我來講，只要有得飛，什麼飛機都喜歡。」

他們又談起後來在黑貓中隊的情形和一些共同認識的同事們近況，在空服員開始供應正餐時，范就告退。

航程雖然很長，他們在慶怡和其他空服員悉心服務中，獲得貴賓般的享受，覺得非常愉快，想到即將回到闊別已久的家園，難免有些近鄉情怯，但仍掩不住那興奮的

心情，終於在次(4)日晚上8點鐘返抵中正國際機場，巧合的是當年起飛出最後一次任務是由桃園出發，今日降落的中正機場也在桃園，一進一出之間對他們而言，恍如隔世。

他們跨出機門，就有一位穿著制服的空軍上尉在等待他們，敬了個禮然後自我介紹說是他們此行的侍從官，並先拿了護照交給另外一位去辦入境手續，他親自陪同他們二位經由一道公務門走向入境大廳，一踏進大廳，就聽到掌聲響起，許多人一湧而上來歡迎他們，在熱烈的擁抱和接受獻花的熱鬧氣氛中，張在人群裡找到了家淇，她將手中一個花球遞給他，他想在中國社會裡，男女在大庭廣眾裡擁抱，總有點不自在，所以就緊緊握住她的雙手問好，在如此盛大的歡迎場面裡，心情激動萬分，熱淚已奪眶而出，竟在大家面前放聲大哭起來，他想說些話，卻又不知從何說起，只好用哭來宣洩一切了。

眾多的歡迎者都趨前和他們打招呼，也有人為政府苛待他們而叫屈、相隔了四分之一世紀後，他們已很難分清楚這些歡迎者是誰了，不過卻衷心的感激著大家。

侍從官送他們到空軍官兵活動中心住進預訂的房間，並說所有的費用都由空軍支付，請他們早些休息，明天一早他就會來，9點鐘要去拜會空軍總司令林文禮上將；林總司令就是在1983年他們剛抵華府時的我空軍勤務協調組組長，所以對他們的狀況非常清楚，見面後就對他們說：「立義、常棣，我真高興看到你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歡迎你們回來。」

「總司令，我們是回來向空軍報到的。」

「非常感激你們對空軍的熱愛，但是依照軍人服役條例的規定，少校服務屆滿20年就要退役，若22歲任官，年滿42歲就要退役的，我知道你們二位都已超過了這年齡限制了。」

「可是我們根本沒有正式退役啊！」

「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所以明天上午總部特地安排了一個典禮，慶祝你們光榮退役，把這個困擾了你們很久的問題得以圓滿解決，另外，今晚我專誠安排了一個晚宴替你們接風，也表示空軍歡迎你們回家的心意，到時會有許多空軍的老友參加，可以暢快的聊聊。」

這歡迎晚宴席開4桌，除了空總的幾位高階人士以外，很多黑貓中隊的隊友以及張、葉二人的同學都在座，在觥籌交錯中，大家都非常興奮，真是賓主盡歡。

在這些客人中有一位就是本書的「英文版」作者華錫鈞上將，他是第一批飛U-2的黑貓中隊隊員，現職是空軍航空發展中心主任，身負研究發展及自行製造的「IDF」噴射戰鬥機之重任，晚宴時他坐在張和葉旁邊，華將軍對葉說：「『ROBIN』，你還記得我吧！」

「當然記得，我們當年還住在同一間寢室，我很景仰你，因為你一直手不釋卷，好學不倦，即使在那種執行危險任務所造成的壓力之下，你還能定下心來看書，真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們都經歷過這種很有意義的生活，對嗎？」

華將軍在宴中聽到他們的往事，揭露了許多令人動容的內情，心裡已打定主意要在合適的時機，撰寫一本書把他們所經歷的實際狀況公諸於世。

空總安排的光榮退役典禮非常隆重，氣氛極佳，莊重而不失輕鬆，顯示出空軍深厚的袍澤之情，林總司令致詞時特別讚揚他們對國家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充分發揚了空軍犧牲奉獻的精神，為此頒發忠勤勳章以表榮崇。

典禮後設有茶會，張和葉見到了更多老友，其中一位是空總政戰部主任徐銘潭中將，他正好是葉的同期同學，在談話中知道葉的未婚妻就要回臺北探望父母，於是問葉：

「那你是不是就要結婚呢？」

「很有可能，不過我要先見過他父母，看他們意下如何？」

「你想不想在臺灣結婚？」

「我們的確考慮過的。」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空軍可以替你安排這場婚禮的事宜。」

「我們不想打擾太多人，因為這不是我們的第一次結婚。」

「我認為這些事都不必去顧慮，你沒有覺得現在你已經浴火重生了嗎？」

「可是我的經濟狀況不容許我去鋪張。」

「不要擔心，我保證空軍會幫你負擔所

有費用的。」

葉對老同學這番盛情不知道該怎麼表示才對，又看到他軍服上佩掛著二顆閃閃發光的將星，使他回想起當年一起在官校和部隊裡的情景，如今他官拜中將，身居要職，而自己卻是退役的少校，不禁感慨萬分，這時更領悟到那次不幸的任務不但讓他受盡折磨，也浪費了20年的寶貴歲月，那畢竟是人生最有發展的階段啊！

接下來的幾天，侍從官陪他們到臺北附近的名勝去參觀，他們離開臺灣這麼多年，臺北似乎成為一個陌生的地方，寬闊的馬路，高樓大廈林立，街上擠滿了汽車和摩托車，路上行人個個都穿得光鮮亮麗，商店的物品也應有盡有，充滿著欣欣向榮的氣氛，與往昔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張和葉的要求下，侍從官陪他們去碧潭空軍公墓去看看他們自己的衣冠塚何在？不過，管理員說在中共宣布釋放2人的消息後，空軍當局通知立刻將墓碑移去，至今尚未再分配給他人；他們相互開玩笑說那可以保留著作為他們將來最後的歸宿。

9月底的星期六，空軍官兵活動中心的大禮堂—虎賁廳熱鬧起來了，因為葉和筱曼的婚禮即將在此舉行，牆壁上掛滿了紅色喜幛，台上點了二支高大的紅燭，空軍名將王叔銘福證，林總司令是男方主婚人，在優美的結婚進行曲中，新郎、新娘攜著手緩緩的走出來，證婚人作了輕鬆而風趣的致詞後，這對新人行禮如儀，在掌聲及鞭炮聲中，完成了終身大事。

喜筵有佳餚美酒來款待嘉賓，熱鬧非凡，至親好友、同學同事接踵而來向新人敬酒，祝賀之聲不絕於耳，少不了有人起哄，要新郎乾杯，葉保持著一貫的紳士風度，舉杯淺嚐即止，並向大家說：「真的感謝各位的盛情厚意，很抱歉我沒有乾杯，一來是酒量不好，再就是明天一早我們就要離開臺北去夏威夷度蜜月，請你們見諒！」

### 後 記

張回華府後就辭去了原來的工作，回臺灣和家淇重新開始過家庭生活，家淇依舊在華航上班，直至1995年才退休；在他們重享天倫之際，張想起了那位由於他而無奈離開的何老先生，他已年近80，住在臺南榮民之家過著孤獨的生活。張非常希望去探望他，以親自向他為照顧家淇和整個家庭的付出致謝，但沒有被何先生接受，只得作罷；好在慶怡和路加仍與何保持著連絡，也經常去看他，使張得以心安些。

家淇退休後，他倆曾去大陸旅遊，張看到大陸各地的現況和15年前真有天壤之別，進步之快令人咋舌；去南京和兄妹相聚，回想舊事，仍感唏噓；又到北京專程去拜訪一直很照顧他們的葛棣將軍，此時他也自軍中退休，但仍為他們安排接風，地點仍在1982年他們去香港前夕替他們餞行的同一地點——北京大飯店的貴賓廳，同時也約了當年督導張、葉二人生活方面的幹部與宴，遺憾的是主人葛將軍卻因病住院，無法親自前來敘舊。

2002年夏，他們按照近年來的慣例到紐約女兒家住一段日子，這樣就能夠多接近小外孫，享受那含飴弄孫之樂，也能夠少受臺北那種悶熱天氣的罪，真是再安逸不過的事了；不料家淇感到身體不適，就醫後醫生診斷為先天性腎臟病變，雖然現今醫學昌明，唯對此症尚無有效之藥物可供治療，遂決定立即飛回臺北養病，從此，她的身體日形衰弱，竟於2003年8月溘然長逝，留下張再度過著孤家寡人的生活，蒼天再度作弄了他。

葉和筱曼回休士頓定居，葉仍當珠寶店經理，一直到1998年才退休，兄弟姐妹亦已年邁，各家的兒孫也與年俱增，所以分居各地的親人就很難同聚一堂，不過他們夫婦兩卻經常到各處雲遊，也常去臺北探望筱曼年邁的雙親，生活非常愜意。

他們去大陸舊地重遊時，葉有了不一樣的感觸，想到古人說的「昔日階下囚，今為座上客」，感到人生的際遇，的確非常奇妙，也使他不禁懷念著昔日的難友老金，不知故人別來無恙乎！

U-2的熱潮在臺灣隨著時間已逐漸平息，但是在美國本土卻不然，因為美國空軍仍然使用U-2作偵察之用，由於它的名聲響亮，凡曾參與過或者現在正參與U-2工作的人士，都有一種與有榮焉的感覺，所以為便於連繫，自動組織了三個非官方的聯誼會，其名稱如下：

一、U-2 REUNION COMMITTEE，連絡處在德州DEL RIO，主要成員均為早期美戰略空軍4080偵察聯隊之空、地勤人員。

二、DRAGON LADY ASSOCIATION，連絡處是加州BEALE AIRFORCE BASE，成員為現役或退役之U-2空、地勤工作人員。

三、ROAD RUNNER'S CLUB，設於賭城拉斯維加斯，為製造這間諜飛機的SKUNK WORRS小組的技術人員為主。這三個組織每年均有不定期之活動，因我方使用U-2其維修工作均由洛克希德公司的專門人員負責，對我黑貓中隊所作所為均極為瞭解，並高度肯定，雖事過境遷，然每當這些組織有較大型的聚會時，均以函邀我方U-2工作人員參加。

茲擇要將近年來二次與我空軍有關之聚會分述於后：

一、美戰略空軍55偵察聯絡隊於2003年9月5日在DAY-TON, OHIO 的空軍博物館之劇院作為期3日之聚會，其主題為「冷戰時期空軍戰略偵察之回顧與前瞻」；該聯隊為目前美戰略空軍之主力偵察部隊，U-2仍為其最重要的機種，在「沙漠風暴」及對伊拉克戰爭中建功厥偉。

該主題研討會於9月6日晨8時開始，許多珍貴的戰史及資訊從學者及專家口中娓娓道來，其中不僅有昔不為人知的秘密，也有今日的作為，我空軍華錫鈞上將應邀以「U-2飛越中國大陸之實況」作專題報告，這本來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屬於絕對機密，能知其詳者寥寥可數，雖然近年來美國政府釋出部分解密後之資料檔案，但其中凡涉及中方與CIA合作之U-2大陸偵察任務有關之資料，均以黑墨加以塗蓋，使外界無法得悉內情，如今華上將以U-2飛行員親身執行偵察任務之經

歷來敘述過往之戰史，分外受到注視；隨後特別介紹當時也在座的葉常棣，將他於1963年駕駛U-2深入大陸被擊落後，遭囚禁20年獲釋之經過簡單扼要的報告了一下，博得全體與會人士熱烈掌聲，成為此次集會之高潮。

二、U-2自問世以來至今(2005年)已達50年，美戰略空軍4080偵察聯隊是當年最先接收該機種，負責執行南美洲及亞太地區廣大範圍的偵察任務，並兼負B-57，U-2的飛行訓練工作，我空軍有多位飛行員均由其代訓，黑貓中隊成立後，亦受到該部隊在技術及其它方面的支援，與我空軍的關係極為密切，因而函邀我黑貓中隊人員參加訂於2005年5月下旬之聚會，於隊長楊世駒號召下，共有9位U-2飛行員前往德州DEL RIO 參加。計為：楊世駒、華錫鈞、張立義、葉常棣、范鴻棣、沈宗李、易志強、魏誠及蔡盛雄等。

慶典於5月26日開始，為期3天，安排之節目非常豐富，茲就其重點稍作報導：

(一)參訪LAUGHLIN AIRFORCE BASE，此乃4080 聯隊駐地，位於墨西哥邊境之DEL RIO 市，現為空軍飛行訓練之主要基地，其裝備及設施均為第一流的，確實值得參觀。

(二)28日晚舉行盛大晚宴，定名為「RED, WHITE, BLUE NITE」在該市之市民中心擺設了50餘桌，舞台中央的講台上懸掛著中華民國空軍軍徽及黑貓中隊隊徽，二面大型之中、美國旗樹立在後方，佈置得既莊嚴又美觀，席間司儀宣布請我空軍華上將講述「U-2在中國戰場」的戰史，華將軍將精心蒐集來的許多資料及數據作有系統的介紹，不僅把



我空軍黑貓中隊冒險犯難為國家、也為整個自由世界所作的重大貢獻加以明確的闡述，讓所有與會者均能對我U-2飛行員這些可歌可泣的事跡有更深刻的瞭解。

在晚會最後的一項節目，好像特別為我空軍安排似的，司儀宣布為向黑貓中隊之成員表示敬意，由德州州長所授予榮譽訪客之證書，以及空軍的感謝狀，均由其前任聯隊長HOLLORAN將軍代為頒贈，我方9位黑貓隊員分別上台領受，只見閃光燈不停閃爍，全場起立致敬，景況熱烈無比，簡直就像「中國空軍之夜」似的。

時光荏苒，相聚少、別離多，在不久前的一次聚首中，葉常棣對筆者說：「感謝上帝，讓我在年逾半百之際，能覓得筱曼這麼一位既和藹可親，又善體人意的終身伴侶，使我的人生再進入了金色年代，轉眼間，我們結婚已14年，生活過得非常幸福美滿，我衷心感激著上帝的恩典。」

### 作者簡介

華錫鈞先生，備役上將，民國14年生，江蘇省無錫市人，空軍官校第26期，美國普渡大學航空工程博士。民國35年進入空軍官校，民國37年隨校來臺。民國38年畢業後留校擔任飛行教官，民國42年調任第三聯隊第28中隊擔任飛行官，曾參加過「八二三」等多場台海戰役，由於飛行技術精良，民國48年被選拔赴美國德州拉佛林基地接受U-2飛行訓練，返臺後任第35中隊飛行員，71年11月任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後任中山科學研究所副院長，78年10月晉升空軍二級上將。後被聘為總統府戰略顧問，並任漢翔航太公司副董事長，現旅居於美國。

沈宗李先生，民國21年生，上海市人，空軍官校第36期，曾於空軍第4大隊及第35中隊服役22年，曾參加「八二三」等多場台海戰役，因飛行技術精良，於民國57年被選拔進入第35中隊。執行過U-2特種任務滿18次後，調派至越南擔任武官、國防部禮賓處任職，民國66年轉任民航，81年退休，85年移民加拿大，現旅居溫哥華市。



美國海軍FA-18F超級大黃蜂戰鬥攻擊機

(照片提供：舒孝煌)